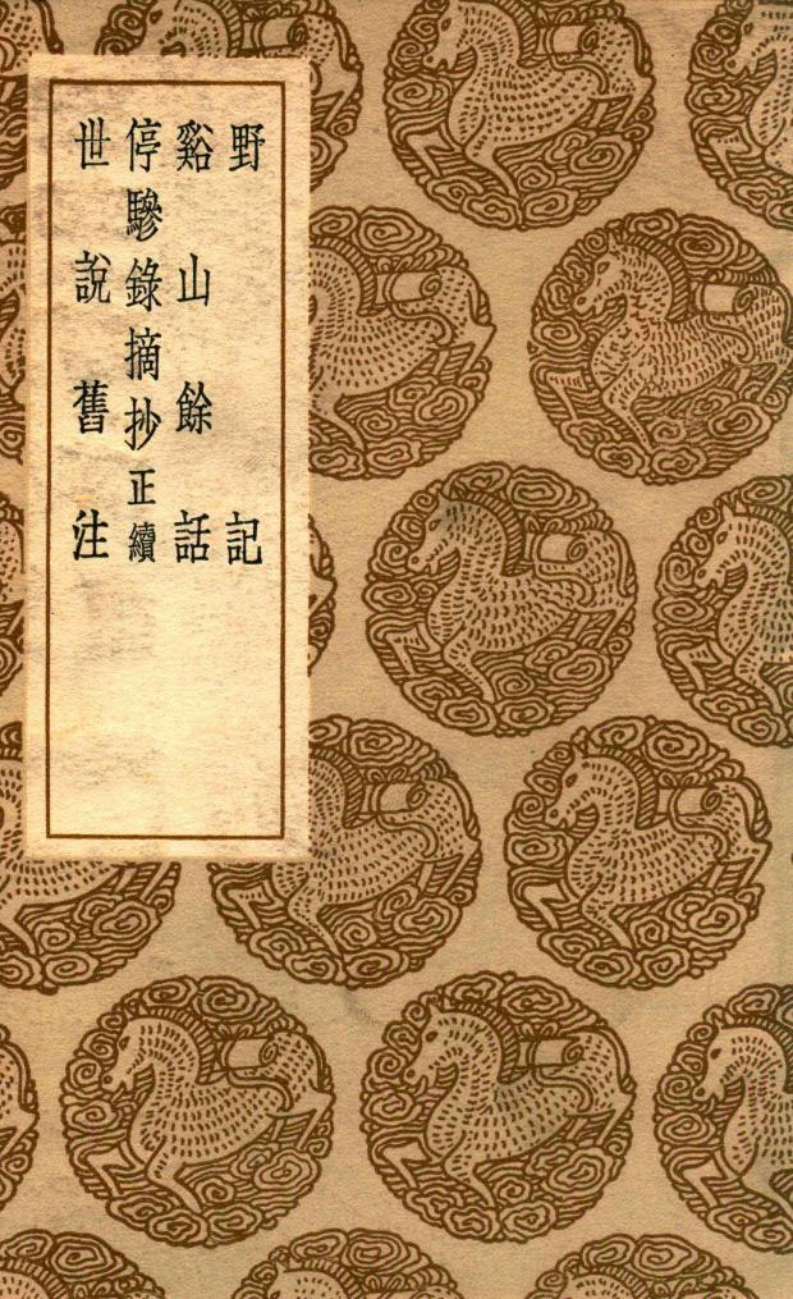


野 谿 山 餘 話 記
停 驂 錄 摘 抄 正 續
世 說 舊 注





記

野

撰明允祝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記野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九

野記

長洲祝允明撰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旣繁乃嘯亂稱
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初亦與
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何他僞息煩時彼應已先下
矣因請建號大明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
久亡所遇乃先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
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
陳曰公家之貴悉歸此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復問聘者奚以貴

為哉陳曰非若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幸甚館焉生
四男一卽滁陽王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皇祖亦歸之
王配以女郎孝慈也王分兵授皇祖徃守某地時與王同起
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卽
執之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遠徃
質易上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已而上悉有滁陽之
衆王後伏劍死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賓之一客賓有陳四者來共
語又戲以羖羊聖躬旣而上持魚還舍啓客賓已失其五知
陳竊笑徃問之陳譙匿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及上卽位一
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聖壽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

五又其間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爲何地對曰爲龍潭也 上曰吾鄉鳥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罾鳥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穀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追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謫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廨白願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顛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顛復謁 上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看詞 上厭

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木火金挺直亡乃爾命復以巨缶積薪煨之火熄燄正坐晏然乃令出旣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久藝之迨啓煙缺缶底顛若暝微撼其首卽醒然起乃令君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髡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旣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之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爲若開齋令諸將校一饋之衆爭進酒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旣悉吐去伺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酩酊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於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爲圈顛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音箇桶已而

王師徇九江

上問顓此行何如應聲曰

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顓仰視屋久之端首正

容揺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

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顓

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

起既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聞顓言輒來白至馬當

江豚戲波中顓曰水恠見前行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持顓去投

之江

久之衆典借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白頻擲不能死上

乃更典同食上罷顓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

謂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顓遂去莫知所之

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庐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

行人屢詣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人入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
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
旌幢供設珍具充牣主者或踞座啓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
局鐫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曰若既見
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通為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虺
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然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上覽此當信
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有也遂以二詩進上覽
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與傳少異
高皇聖孝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沈注誤舜問
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典權仍以未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

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
智典學士劉三吾等改正為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
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繆謂日月隨天
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
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
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文許盡一
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
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伍星右旋
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
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洪範

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雨霜露拘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伍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帖一日數易

高皇典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垣壁屏障多繪耕織像焉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踞

備陳

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

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
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友諒以巨艦連鑠為

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

小卻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公

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與帥衆以輕舫載火縱焚敵船悉
燒溺友諒敗走鞵山旬餘復來戰開平还用前法燒之友諒蹙迫
啓牕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死

高帝平僞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住中書省

咨敬奉令旨予間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弥勒之真有翼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凶謀逆逞焚香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累無功效愈見徯徠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義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

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忍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侍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狹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

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 兒南臺大夫普

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摠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據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察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弃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子之言信如

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
出榜文曉諭欽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
十二

年五月二十一日本
州判官許仕傑齎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
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月卻取對九
四斬之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有材略善戰嘗以牛
革囊兵霄濟以襲我師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
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既而竟
不能支降深自效初珍作保越錄自謂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
越人有其書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靖沙漠歲爲常

劉誠意憂白 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 上未見從劉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卿有利病於民杜者潛入奏括有淡洋升而不鹵豪酋數輩即之爲場竈私煮海販利聚爲大窟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酋爲鹺丁令子尚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田中書劉雖勲舊旣已休閑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於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首知之相結爲計通於惟庸走闕下言劉某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